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五回 訂婚約即席意彷徨 掩私情同房顏忸怩

按：趙樸齋自回鼎豐裏家裏，見了母親趙洪氏，轉述妹子趙二寶之言：廿八日要給史三公子餞行，另辦一桌路菜，皆須精緻豐盛。樸齋說罷出外，自去找尋大姐阿巧，趁二寶不在家，和阿巧打情罵俏，無所不至。阿巧見樸齋近來衣衫整齊，銀錢闊綽，儼然大少爺款式，就傾心巴結起來。因此樸齋倒斷絕了王阿二這段交情。便是向時一班朋友，樸齋也漸漸不相往來，祇和一個小王十分知己，約為兄弟。又輾轉結識了華忠、夏餘慶，四人時常一處作樂。

這日，八月廿八，趙樸齋知道小王自必隨來，預約華忠、夏餘慶作陪，專誠請小王敘敘，也算是餞行之意。等到日色沉西，方纔聽得門外馬鈴聲響，趙洪氏與樸齋慌張出迎。祇見史三公子、趙二寶已在客堂裏下轎進來。樸齋站立一邊。三公子嚮洪氏微笑一笑，款步登樓。

二寶叫聲「無悔」，一把拉了洪氏，徑往後面小房間，關上門，悄囑道：「難無悔勸實概哩！耐故歇做仔俚丈母哉呀，俚勿曾來請耐，耐倒先跑得出去，阿要難為情。」洪氏嘻著嘴，把頭亂點。二寶臨走，又囑道：「我先上去，晚歇俚再要請耐見見末，我教阿虎答應耐，耐看見俚；就叫仔聲『三老爺』好哉，勸說啥閑話。倘忙說差仔撥俚笑話！」洪氏無不遵依。

二寶遂開門出房，到樓梯邊，忽見樸齋幫著小王搬取衣包什物。二寶低聲喝道：「等俚啲搬末哉，要耐去瞎巴結！」樸齋連忙交與阿虎帶上樓去。二寶隨同到了樓上房裏，脫換衣裳，相伴三公子對坐笑語，沒有提起趙洪氏。

一時，對過書房排好筵席，阿虎請去赴宴。二寶要說些親密話兒，並不請一個陪客。三公子道：「請耐無悔、阿哥一淘來喫哉呀。」二寶道：「俚啲勿局個，我來裏陪耐哉晚。」當請三公子南向上坐，手取酒壺，滿斟三杯，自斟一小杯，坐於其側。

三公子三杯飲盡，二寶乃從容說道：「耐明朝要轉去哉，我末要問聲耐。耐一徑說個閑話，阿做得得到？倘然耐故歇說得蠻高興，耐轉去仔，屋裏倒勿許耐，阿是耐要問架哉嘅？耐索性說明白仔，倒也無啥。」三公子皇然起立，道：「耐阿是勿相信我？」二寶一手捺坐，笑道：「勿是我勿相信耐，我為仔阿哥勿掙氣，無法子做個信人。自家想：陸裏再有啥好結果？耐要討我做大老母，故是我做夢也想勿到實概個好處。不過耐屋裏有仔個大老母，故歇再討個大老母轉去，好像人家勿曾有過歇。勸晚歇忒起勁仔，倒弄得一場空。」三公子安慰道：「耐放心，倘然我自家想討三房家小，故末常恐做勿到；故歇是我嗣母個主意，再要討兩房，啥人好說聲閑話？索性搭耐說仔罷，嗣母早就看中一頭親事來浪，倒是我搭個漿，勿曾去說。難轉去末就請媒人去說親，說定仔，我再到上海接耐轉去，一淘拜堂。不過一個月光景，十月裏我定歸到個哉。耐放心！」

二寶聽說，不勝歡喜，叮嚀道：「價末耐十月裏要來個哩。耐去仔，我一干子來裏，勿出門口，勿見客人，等耐來仔末，我好放心。耐勸為啥事體多耽擱仔噢。倘然耐屋裏個夫人勿許耐討，耐就討我做小老母，我也就囋囋末哉。」

二寶說到這裏，忽然涕淚交頤，兩手爬著三公子肩膀，臉對臉的道：「我是今生今世定歸要跟耐個哉，隨便耐討幾個大老母，小老母，耐總勸豁脫我。耐要豁脫仔我是……」一句話說不完，噎在喉嚨口，「嗚嗚」的竟要哭。慌得三公子兩手合抱攏來，摟住二寶，將自己手帕子替他輕輕揩拭，一面勸道：「耐瞎說個啥嘅？耐故歇末該應快快活活，辦點零碎物事，舒齊舒齊。耐倒再要哭，真真勿著落！」

二寶趁勢滾在三公子懷中，縮住哭聲，切切訴道：「耐勿曉得我個苦處，我撥鄉下自家場花人說仔幾幾花花邱話，故歇說是耐要討我去做大老母，俚啲纔勿相信，來浪笑。萬一勿成功下來，我個面孔擱到陸裏去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再有啥勿成功？除非我死仔，故末勿成功。」二寶火速抬身，一把握了三公子的嘴，道：「耐阿要無清頭，難勿搭耐說哉。」三公子一笑丟開。

二寶斟一杯熱酒，親奉三公子呷乾。三公子故意問問鄉下風景，搭訕開去。二寶早自領會，拋撇愁顏，興興頭頭和三公子玩笑。二寶說道：「倪鄉下有隻關帝廟，到仔九月裏末做戲，看戲個人故末多到個無撥數目啲，連搭牆外頭樹丫被浪纔是個人。倪就搭張秀英看仔一埭，自家搭好仔看臺，爬來啲牆頭浪，太陽照下來，熱得價要死！大家纔說道，好看得來。像故歇大觀園，清清爽爽，一千子一間包廂，請倪看，啥人高興去看嘅。」三公子點點頭。

二寶又敬兩杯酒，說道：「再有句笑話告訴耐，倪關帝廟間壁有個王瞎子，說是算命準得野啲。前年倪無悔喊俚到屋裏算倪幾家頭，俚算我末，說是一品夫人個命。俚還說可惜推扳仔一點點，勿然要做到皇后啲。倪末道仔俚瞎說，陸裏曉得故歇倒撥倪算得蠻準。」三公子笑而點頭。

兩人細酌深談，盡興始散。三公子逡過房間裏，向樓窗口喊聲小王。二寶在後攔道：「我來裏呀，再要喊俚啲做啥？」三公子問：「小王阿來裏？」二寶道：「小王末，是倪阿哥請俚到酒館裏餞行。耐啥事體喊俚？」三公子道：「無啥，教俚轉去收捉行李，明朝早點來。」二寶道：「晚歇倪搭俚說末哉。」三公子沒甚言語，消停多時，安置不表。

次日，二寶起個絕早，在中間梳洗，不敷脂粉，不戴釵釧，並換一身淨素衣裳，等三公子起身，問道：「耐看我阿像個人家人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倒蠻清爽。」二寶道：「就今朝起，我一徑實概樣式。」說著，陪三公子喫了點心。

三公子遂令阿虎請了趙洪氏上樓廝見。三公子於靴葉子內取出一張票子交與趙洪氏，道：「我末要轉去一埭，再等我一個月，盤裏衣裳頭面，我到屋裏辦得來。耐先拿一千洋錢去，搭俚辦點零碎物事。嫁妝末等我來仔再辦。」洪氏不敢接受，祇把眼睨二寶。二寶劈手搶過票子，轉問三公子道：「耐個一千洋錢末算啥？要是開消個局帳，故末倪謝謝耐。耐說就要來討我個末，再撥倪啥個洋錢嘅？說到仔零碎物事，倪窮末窮，還有兩塊洋錢來裏，也勸耐費心個哉。」

三公子見如此說，俯首沉吟。洪氏接嘴道：「三老爺客氣得來，難是一家人哉呀，無啥客氣嘅。」二寶忙丟個眼色，勿令多言。趙洪氏辭別下樓。

三公子祇得收起票子，喊小王打轎。二寶也坐了轎子去送三公子。先到了公館裏，發下行李，用過中飯，卻有一起一起送行的絡繹不絕。三公子匆匆會客，沒些空閑。直至四點多鐘，三公子纔收拾下船。二寶送至船上，祇見阿哥趙樸齋正在艙中替小王照看行李。二寶悄問：「路菜阿曾挑來？」樸齋回說：「來哉。」

二寶尋思沒事，將欲言歸，緊緊握著三公子的手，囑道：「耐到仔屋裏，寫封信撥我。我身體末原來裏上海，我肚皮裏個心也跟仔耐一淘轉去個哉。耐勸到別場花再去耽擱哩。」三公子唯唯答應。二寶又道：「耐十月裏啥辰光來？有仔日腳末再寫封信撥我。能夠早點最好。耐早一日到，倪一家門幾花人早一日放心。」三公子又唯唯答應。

二寶再要說時，被船家催促開船，沒奈何撒手登岸。史天然立在船頭，趙二寶坐在轎裏，大家含淚相視，無限深情。直到望不見船上桅影，趙樸齋始令轎班抬轎回家。

原來趙二寶是個心高氣硬的人，自從史天然有三房家小之說，二寶就一心一意嫁與天然。又恐天然看不起，極力要裝些體面出來，幾天然所有局帳，二寶不許開消，以為你既視我為妻，我亦不當自視為妓。一過中秋便揭去名條，閉門謝客，單做史天然一人。天然去時約定十月間親來迎接，二寶核算家中尚存英洋四百餘元，盡夠澆裹，坦然無憂。

這日送行回來，趙樸齋自去張秀英家，荐個大姐大阿金生意。趙二寶卻和母親趙洪氏商議道：「俚說嫁妝等俚來再辦，我想嫁妝該應倪坤宅辦得去末對啲。俚辦來浪，常恐俚啲底下人多說多話，坍俚個臺。」洪氏道：「耐要辦嫁妝末，推扳點哉哩。故歇就剩仔四百塊洋錢嘅。」

二寶咳了一聲，道：「無悔末總實概個，四百塊洋錢陸裏好辦嫁妝嘅！我想末，先去借得來辦舒齊仔，等俚拿仔盤裏個銀兩來末，再去還。」洪氏道：「故也無啥。」

二寶轉和阿虎商議道：「耐阿有啥場花借點洋錢？」阿虎道：「倪就好借末也有限得勢，倒勿如做個帳。綢緞店、洋貨店、家生店，纔有熟人來浪，到年底付清好哉。」二寶大喜，於是每日令阿虎向各店家賒取嫁妝應用物件。二寶忙碌碌自己挑揀評論，祇要上等時興市貨。

趙樸齋在家沒事，同阿巧絞得像飴糖一般，纏綿恩愛，分拆不開。阿巧知道樸齋是史三公子的嫡親阿舅，更加巴結萬分。樸齋私與阿巧誓為夫婦，將來隨嫁過門便是一位舅太太了。二寶沒工夫理會他們，別人自然不管這些事。

一日，忽見齊府一個管家交到一封書信，是史三公子寄來的，樸齋問過，細細演講一遍。前面說是一路平安到家，已央人去說那頭親事，刻尚未有回音。末後又說目今九秋風物，最易撩人，門來時可往一笠園消遣消遣。二寶既得此信，趕緊辦齊嫁妝，等待三公子一到，成就這美滿姻緣。

樸齋因連日不見夏總管，問那管家，說是現在華眾會喫茶。樸齋立刻去尋，果見夏餘慶同華忠兩人，泡茶在華眾會樓上。

華忠一見樸齋，問道：「耐為啥一徑勿出來？」夏餘慶搶說道：「俚末屋裏向有仔點花樣來浪哉，阿曉得？」華忠愕然道：「啥花樣嘅？」夏餘慶道：「我也勿清爽，要去問小王咾。」

樸齋訕笑入座。堂倌添上一隻茶鍾，問：「阿要泡一碗？」樸齋搖搖手。華忠道：「價末倪去罷。」夏餘慶道：「好個，倪走白相去。」

當下三人同出華眾會茶樓，從四馬路兜轉寶善街，看了一會信人馬車，逕進德興居小酒館內，燙了三壺京莊，點了三個小碗，喫過夜飯。餘慶請去吸煙，引至居安里潘三家門首，舉手敲門。門內娘姨應應，卻許久不開。夏餘慶再敲一下。娘姨連說：「來哉，來哉！」方慢騰騰出來開了。

三人進了門，祇聽得房間裏地板上歷歷碌碌一陣腳聲，好像兩人扭結拖拽的樣子。夏餘慶知道有客，在房門口立住腳。娘姨關上大門，說道：「房裏去哩。」

夏餘慶遂揭起簾子，讓兩人進房，聽得那客人開出後房門，登登登腳聲逕上樓梯去了。房間裏暗昏昏地，祇點著大床前梳妝臺上一盞油燈。潘三將後房門掩上，含笑前迎，叫聲夏大爺。娘姨亂著點起洋燈、煙燈，再去加茶碗。

夏餘慶悄悄問那上樓的客人是何人。潘三道：「勿是倪客人，是客人嘆個朋友呀。」夏餘慶道：「客人嘆個朋友末，啥勿是客人嘅？」隨手指著華忠、趙樸齋道：「價末俚嘆纔勿是客人哉嘅？」潘三道：「耐末再要瞎纏，喫煙罷。」

夏餘慶向榻床睡下，剛燒好一口煙，忽聽得敲門聲響。娘姨在客堂中高聲問：「啥人嘅？」那人回說：「是我。」娘姨便去開了進來，那人並不到房間裏，一直徑往樓上。知道與樓上客人是一幫，皆不理會。

夏餘慶煙癮本自有限，吸過兩口，就讓趙樸齋吸，自取一支水煙筒坐在下手吸水煙。華忠和潘三並坐靠窗高椅上講些閑話。

忽又聽得有人敲門。夏餘慶叫聲「阿清」，道：「生意倒鬧猛咾嘅！」說著，放下水煙筒，立起身來望玻璃窗張覷。潘三上前攔道：「看啥嘅？搭我坐來浪！」

夏餘慶聽得娘姨開出門去，和敲門的「唧唧」說話，那敲門的聲音似乎廝熟。夏餘慶一手推開潘三，趕出房門看是何人，那敲門的見了慌的走避。夏餘慶趕出弄堂，趁著門首掛的玻璃油燈望去，認明那敲門的是徐茂榮，指名叫喚。

徐茂榮祇得轉身，故意喊問：「阿是餘慶哥嘅？」餘慶應了。茂榮方纔滿面堆笑，連連打恭，道：「我再勿靠帳餘慶哥來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跟著夏餘慶逕進房間，招呼華忠、趙樸齋兩人。

樸齋認得這徐茂榮，曾經被他毒手毆傷頭面，不期而遇，著實驚皇。茂榮心裏覺著，外面祇做不認得。

大家各通姓名，坐定。夏餘慶問徐茂榮道：「耐為啥看見仔我跑得去？」茂榮沒口子分說道：「勿曉得是耐呀。我就問仔聲虹口楊個阿來裏，勿來裏末，我生來去哉嘅。陸裏曉得耐倒來裏？」餘慶鼻子裏哼了一聲。

徐茂榮笑嘻嘻望著潘三道：「三小姐長遠勿見，好像壯仔點哉。阿是倪餘慶哥撥耐喫仔好物事？」潘三眼梢一瞟，答道：「耐末為仔長遠勿見，再要教倪罵兩聲，阿對？」

徐茂榮拍掌道：「劃一，蠻準！」接著別轉臉去，又向華忠、趙樸齋指手劃腳的，且笑且訴道：「前埭倪餘慶哥來裏上海末，就做個三小姐，倪一淘人纔到該搭來尋俚，一日天跑幾球，賽過是華眾會，撥三小姐末罵得來要死。故歇餘慶哥勿來仔，倪一淘人也纔勿來哉。」

華忠、趙樸齋不置一詞。徐茂榮卻問潘三道：「為啥倪餘慶哥勿來？阿是耐得罪仔俚？」潘三未及答話。夏餘慶喝住道：「勸瞎說哉，倪有公事來裏！」

第五十五回終。